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四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常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八

屠維單閼
書一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丙申朔上在太原 戊戌車駕將

還京師發太原 辛丑享太廟遣官行禮 甲辰改卜

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聖駕未

回請改卜內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禮科給事中

邢寰等言祖宗以來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歲

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復一日不惟隳祖

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祇畏天地之道請如期返蹕以成大禮先是尙書毛澄等見車駕未有還期因馳疏諫曰去歲正月以來乘輿數駕不遑甯居今茲之行又已半

歲矣宗廟社稷享祀之禮竝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畧今歲律既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騶旋軫無日萬一冰雪阻違道塗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

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仰惟趣駕遄還躬親禋享

宗社臣民幸甚皆不報

攷異甲辰改卜郊據實錄也其下又言太常奏以是月十二日

則丁未也蓋甲辰已及致齋之期而帝無還日故請改卜三編則云郊祀卜于是月甲辰是臨期改卜蓋牽連

竝書證之實錄改卜于三日
前者似爲近之今從實錄

壬子車駕至宣府上自

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不御輦率馳馬腰弓矢衝風
雪以行從者皆病憊而上不以爲勞也 壬戌欽天監

奏擬郊祀日期傳旨令擇二月上旬以聞太常寺奏仲
春當釋奠先師及祀社稷而郊禮未成請俟郊後擇丁
戊日行禮報可 二月壬申車駕至自宣府文武羣臣

具綵帳銀幣羊酒迎駕如先年儀先是御史虞守隨言
去年迎駕文武諸臣皆曳大帽纓帶此非法之服豈可
以爲常制請自今迎駕禮儀毋拘前旨疏入不報至是
仍用之竝賜闕首級器仗及廷臣銀牌花紅皆如初

丁丑大祀南郊上擁百餘騎馳入郊壇禮畢仍獵南海
子是日京師地震風蕪戊寅上夜還宮風蕪乃止 甲
申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詔天下自今以後不復巡遊
先是上還宮郊祀禮畢廷和以所奉居守敕進繳傳旨
朕今不時巡幸其勿繳廷和等憂懼而風聞聖駕欲往
山東江南諸處因上疏言東南乃國家財賦所出之地
近年大水爲災兼以征徭煩重民不能堪若復軍旅經
過日費不貲其將何以應之且裏河一帶路狹水淺今
營建大木及漕運糧艘尙未能如期而至又加以皇船
數多擁擠而行大木必不能前運船必不能急誤事匪

輕況意外之虞尤有不可測者伏願端拱深宮頤養聖體以延椒寢之祥宗社幸甚臣民幸甚一時部寺大臣及科道官皆連章請止巡幸悉留中不發時刑部主事汪金疏論南巡不可者九所宜戒者一謂酒也上嗜飲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權亂政故多備罍罍伺其既醉而醒又復進之或未溫亦輒冷飲之終日酣醕顛倒迷亂故金力言之時以爲對病之藥云

己丑上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楊廷和

等諫不聽禮部尚書毛澄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徧告山川祈福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爲哉因歷陳五不可不報既而廷和等以聖學久曠請以三月御經筵亦不報三月丁酉六科都給事中邢寰十三道御史王度等疏諫巡幸南京六科孫懋十三道張紳等亦以爲言皆不報一時在京科道官徐之鸞楊秉忠等請

賜批荅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上令中官宣諭乃退

既而鴻臚寺請以望日升殿視朝傳旨朕因氣感疾免

朝蓋欲託以爲伏闕者罪也

致異此据實錄增爲下文諸臣跪杖之張本

癸丑以諫巡幸下兵部郎中黃鞏等六人于錦衣衛獄

跪修撰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五日時上決意南巡

羣臣憂惶計無所出于是鞏具疏言陛下臨馭以來祖

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

帥之手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

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最急者

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

人六建儲貳其言正名號曰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名之所繫重矣陛下近日以來忽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駭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法唐虞下躋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臣也臣等竊實恥之言戒遊幸曰昔益之戒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之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廷論者猶

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延綏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
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
萬世陛下自以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
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蹈敢怒而不敢言
幾何不驅之于死亾流而爲盜賊也一旦變生陛下悔
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暱昵之近侍皆欲
陛下遠出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否則亦袖手旁觀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
之心哉言去小人曰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

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竊觀今之小人
競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
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
今不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凶很傲誕無
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
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
亂不止天下之人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
將日熾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邪伏望大整乾綱
寘彬于法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末言凡此六者芹

曝愚忠輒敢盡言死生進退不遑顧恤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視陛下自取覆亡爲後世笑此臣等所以相對痛哭臨楮嗚咽而不知所裁者也會員外郎陸震亦草疏將諫見鞏疏稱嘆因毀已稿與鞏連署上之鞏莆田人修撰舒芬見言官伏闕諫者皆被譙讓又念甯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恐生意外之虞乃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皆許諾芬應軫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同上疏曰自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

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行樂而已非能行巡守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助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面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倖臣無死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衅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

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
爲故事特左右寵倖智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
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尙敢輕
騎漫遊哉疏入尙書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
自引決諸君休矣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
有頃良勝湖過芬扼腕且恨完會太常博士陳九川至
芬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明日良勝
潮九川遂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
部郎中陸倕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
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鍈亦以

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之則
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
遠遊昌涉寒暑關門不戒饕飲不調誠非養生之道也
況南方卑溼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
勿過醉飽喜毋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
密室之安避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上與諸
倖臣皆大怒遂下旨勝潮九川鑿及鞏震詔獄芬及衍
端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乙卯又下大理寺正
周叙等十人于獄丙辰又下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
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三人于獄是時諸人

連名疏相繼上上益怒竝下詔獄俄令叙廷瓚大輅三人與鞏震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人暮出纍纍若重囚道塗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而廷臣自內閣外莫敢有言者尙書石玠論救被詰責請罪乃已于是諸大臣出入士民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因請下詔禁通政司有言事者格勿受是時天連日風曠晝晦南海子水漏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戟刃于胸持疏諫當蹕道跪哭卽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得不殊因縛送詔獄杖之八十遂死

攷墨明史本紀下黃鞏等

六人于獄謂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黎也舒
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据實錄張衍瑞等十四人陸
倅等五十五人姜龍等十六人孫鳳等十六人則一百
一人加以舒芬及連名之汪應軫崔桐江暉王廷陳馬
汝驥曹嘉共一百有八人多一人而明史夏良勝傳言
陸倅等五十三人如此則又少一人据傳中黃鞏等六
人既下獄復同跪午門不在芬等跪數內也至實錄載
甲寅楊廷和等論救黃鞏等六員孫鳳等百一十二員
則又于百有七人外多五人疑紀載之異抑或百有十
二人中有內援庇之不入罰跪之數亦未可知至所杖
之人明史夏良勝何遵兩傳紀載特詳今据列于下然
亦不全具也陸倅等五十三人仍据明史州著其異于
此

丁巳南京禮部侍郎楊廉等上疏諫南巡不報

戊午杖舒芬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各三十以芬及陸倅

張衍瑞姜龍爲倡首俱調外任仍戒吏部科道官毋得
推舉錄用餘各罰俸六月方芬等之受杖也江彬怒諸

臣等斥其罪惡陰助上怒杖之特重呼號之聲徹于禁掖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耳旣謫裹創就道時以爲榮

夏四月甲子免南畿被災稅糧 戊寅杖郎中黃鞏員

外陸震等六人

六人名見上卽前繫獄者也

及大理寺正周叙主事

林大輅行人司副余廷瓚三人各五十餘三十入各四

十周叙余廷瓚兩疏連名共三十三人亦見上

鞏震及夏良勝萬潮陳九川

皆黜爲民叙等三人降三級外補徐整謫戍瘴方餘皆降二級鞏震之繫獄也上怒甚仍令日跪午門衆謂天子將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旣黜爲民江彬憾

不已遣人刺于道。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歸震。在獄與鞫講易九卦憂患之道。既杖創甚。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餽焉。震竟卒獄中。一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麟。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黻。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疊。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升。傅尙文。郭五常。評事姚如臯。蔡時竝謫官。致墨此据明史夏良勝傳中亦本實錄也。惟實錄二十二二人中有行人王翰無。史部姚繼巖。朝名見下。其與震等同杖而死者工部主事何遵上之南巡也。以進香爲詞。遵抗言。淫祀無福。萬一宗藩中

有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受濠賄者格其疏不進會黃鞏等已得罪遵乃偕同官林大輅等上疏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乞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上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卒諸曹之諫南巡也以次得罪而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惟大理閩署諫上怒加甚評事林公黼主疏草夜聞泣嘆聲不顧比入獄鞏與語嘆曰吾取友徧天下乃獨遺質夫質夫者公黼字也竟以體羸不勝杖卒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

惠皆與遵同死杖下其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劉枝
照磨劉珽刑曹之疏杖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我無恨
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婁年十一哭于旁校曰爾獨不識
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母媿爾父遂絕其以創
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馮涇驗封郎中王欒行人王翰
皆被創先後卒然當廷杖時死者傷者相繼上亦爲之

感動竟罷南巡蓋諸臣力也

放異兩次廷杖明史本紀
月日皆據實錄蓋三月戊

午所杖皆跪午門之人

四月戊寅所杖皆繫獄之人

之明史諸人傳則鞏震等六人及周叙等三人亦入午

門罰跪之列是此九人者既繫獄又跪午門及其受杖

仍各五十加重也其杖而死者十一人三編皆據實錄

書之則陸震何遵余廷瓚劉枝劉珽林公黼李紹賢孟

陽詹獻劉繁李惠也惟明史何遵傳更補出創死稍後

之馮溼三人又補出同時受杖之姓名姚繼巖等二十二人今據書之惟劉校劉珪據實錄在十一人之列而明史何遵傳則云劉校劉珪先遵受杖而死似此二人之死又當在前月所杖一百七人之列今證之明史一百七人中之可攷者有刑部郎中陸倬等五十三人是劉校所草刑曹之疏卽此時也如此則明史以爲先遵受杖而死者必有所據故本紀亦云

先後受杖死者十一人此得其實

癸未謫巡按御

史劉士元爲廣東麟山驛驛丞士元自去年五月被杖逮至京師淹繫經年至是錦衣奏送刑部議贖杖還職不許遂有是謫維時南京六科給事中何邦憲等言邇聞巡撫雲南都御史范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巡撫山東都御史伍符巡按直隸御史劉士元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潘倣相繼繫獄是數臣者事之是非罪之輕

重臣等雖未能盡知竊聞其所坐或差委偶誤或議處失宜或迎候愆時或敢言過當似皆在可原之列伏望通加寬宥若果有罪亦宜敕下法司付諸公論不報

是月戶部尚書石玠致仕許之詔倉場尚書楊潭回部管事 五月己亥詔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流民歸

業者官給廩食廬舍牛種復五年 丙辰遣太監賴義

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江西宣諭甯王宸濠

初宸濠久蓄異謀交通肘腋因上巡幸不時人情危懼

遂日夕覬覦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等圖

不軌閻順等之上變也

事見十二年

變人錢甯臧賢庇之得

不問而公濠疑出承奉周儀指使殺儀家及典仗查武
等數百人巡撫孫燧疏上其事中道爲所邀不得達燧
念左右皆宸濠耳目陰察副使許達忠勇可屬大事與
之謀乃託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
建昌縣多盜割其地置安義縣以漸弭之而請復饒撫
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
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
湖廣之興國通城此据明史孫燧傳三編武英殿底本
傳寫誤以興國二字連瑞昌書入江
西下質實遂誤以贛州之興國
縣當之今据明史本傳校改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
山諸窳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

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它所宸濠圖燧圖已使人賂朝中倖臣夫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却之去年江西大水宸濠素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三賊走匿宸濠祖墓間于是密疏白其狀具言宸濠必反章七上皆爲所邀阻然宸濠反狀雖著猶以上無儲貳冀其子入嗣可得大統又不受悖逆名故蓄謀不發重賂錢甯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廣甯言于上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脅填巡官及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

與太監張忠欲傾甯及臧賢乘間爲上言甯賢盛稱甯
王陛下以爲何如上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任使也薦藩
王何爲者忠曰彼稱甯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甯王勤
讓陛下不勤耳上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宸濠
益與士實養正謀造奸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浹
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姦多得宸濠金錢匿不以聞南
昌人熊挾官給事中草奏盡列其狀投御史蕭淮上之
時上已疑宸濠而錢甯在上前輒詆淮妄言離間宜罪
上曰虛實久當見之果誣淮將焉往遂以淮奏示內閣
大臣楊廷和等令議處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

勛戚大臣宣諭乃遣義等往竝收其護衛宸濠知事泄
義等未至而濠已反致異廷和請收宸濠護衛事見明史本傳而憲章錄謂東廠太監張
鏡初黨于濠助楊廷和為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異謀
且知上入張忠等言乃與廷和謀復革去護衛以免後
患云云紀事本末皇明通紀皆據之此亦晉溪一輩人
語弇州以為仇口者是也證之實錄但言太監張鏡見
上無繼嗣與錢甯等欲結濠為異日地已而濠勢日橫
徧賂近侍及諸大臣有謝儀者南昌人出入鏡所發濠
反狀勸鏡勿受其賄而鏡是時與甯方有隙亦欲藉以
傾甯遂疏濠諸不法事因御史熊蘭授蕭淮上之竝不
及廷和一語是初黨于濠乃張鏡而所謂諸大臣者
乃指陸完輩非廷和也大氏宸濠反狀已著非趙王之
比廷和此舉未免優柔少斷野史之
警抑亦所謂連得間矣今據本傳

六月丙子宸濠

反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
是賴義等行京師競傳謂且禽治甯王王所遣偵卒林

華者聞之卽兼程逃歸先一日爲宸濠生辰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詰旦諸守官入謝宴可就禽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等皆衷甲以俟是日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民家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胎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濠曰毋多言我今往南京汝宜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我豈從汝爲逆哉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濠入

丙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達奮身起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達二人且縛且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達同曳出先是宸濠反狀著達勸燧先發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至是達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濠素忌達將曳出問許副使何言達曰副使惟赤心耳濠怒曰我不能殺汝邪達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磔尸萬段悔之何及遂與燧同遇害于惠民門外尋執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參議黃宏許效廉布政使胡濂參政程杲劉棐副使賀銳僉事賴鳳王疇指揮許清

馬驥白昂王玘郝文等皆羈之獄黃宏被執憤怒以手
楛向柱擊項是夕死賊義而棺斂之思聰亦抗節死一
時從逆者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季敦僉事潘鵬師夔
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而綸受僞兵部尙書位左右丞
相李士實劉養正下于是宸濠集兵十萬馳檄遠近指
斥朝廷皆養正主之也攷異實錄是月癸亥朔丙子十
四日也先一日爲宸濠生日偵
卒卽以是日至故諸書皆云十三日明史孫燧傳特書
六月乙亥者是也其殺孫燧許逵及舉兵反則在次日
史以爲明日諸守官入謝者是也其一時執下獄中及
從逆之人明史諸王傳分書之三編據之而增識于質
實中云王金下獄見明史諸王傳而孫燧傳則謂金從
逆稽首呼萬歲故王守仁集處置從逆官員疏云參政
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
重知府鄭獻已經別案問結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

葉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鏡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
或行咨撫守或監庫放糧勢雖由于迫脅事已涉于順
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
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郊
文或被拘于城內或脅隨于舟中事雖涉于順從勢實
由于迫脅據此則金固始下獄而後脅從者也又胡濂
程杲許清明史諸王傳作胡廉陳杲許金皆誤按質實
分別下獄從逆兩等據守仁處置官員一疏而王金之
先繫後釋已見質錄中惟據此疏則先下獄而後脅從
者似不止王金一人而明史諸王傳所載如程杲劉棻
許效廉賴鳳據疏中所勘固同在行咨撫守盤庫放糧
之列則亦脅從之確證而疏中所指之賀鏡王玘則又
遺之證之實錄但云黃宏憂憤卒數日馬思聰亦卒其
餘則自梁宸以下十九人皆云稽首呼萬歲濂令各羈
置之則是脅從之人其初亦皆下獄也實錄據初次奏
報之文似不如守仁處置一疏之得其實然如賀鏡王
疇馬驥王玘郊文五人則明史所遺而與守仁疏皆遺
疎實合此外又有參議楊學禮則明史與守仁疏皆遺
之今所記多據明史三編惟王金仍入下獄中而增入
太監王宏副使賀鏡及僉事增入王疇指揮增入馬驥

王玘、鄭文皆據守仁處置一疏，惟揚學禮一人據實錄後載已陞陝西參政，令之任故不在處置之列耳。

丁丑，宸濠僞授賊首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爲都指揮等官，與承奉涂欽等領兵攻九江南康，竝掠運舟于吳城。又遣校尉趙智如浙江報太監畢真，令助兵。又遣儀賓李蕃等如瑞州招華林、瑪腦等寨僞參贊王綸，移檄招姚源等洞賊兵，又使妃弟婁伯募兵于進賢。廣信僞參政季敷持檄諭南贛王守仁等，直至廣東。時濠卽欲僭大號，改元順德。李士實、劉養正等請俟至南京行之。從之。戊寅，宸濠兵陷南康，自知府陳霖以下皆先期遁去。己卯，陷九江。副使曹雷知府江穎等亦遁。濠急

欲東下乃署師夔爲僞兵備副使守九江濠兵之東下也欲先取進賢以通廣信之路李士實曰大事既定彼將焉往進賢知縣劉源清聞之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漢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濠妃弟婁伯募兵過進賢源清邀戮之賊檄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賊自稱七殿下者奪運舟于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過龍津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天祐所遏禽七十餘人賊兵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

攷異事見明史詹榮附傳證之實錄書于是月戊寅蓋濠既東下復謀取

水陸兩路以通兩浙之兵故遣將四出
即在東下之時今系之陷南康九江下
庚辰巡撫南

贛都御史王守仁會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先
是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亟
趨吉安文定聞守仁至急以卒三百逆之峽江進曰此
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其勢必無所成公素望重且有
兵權勤王之師在此一舉守仁慨然任之乃與文定徵
調兵食治器械舟楫馳疏上變即移檄數濠罪集諸守
令將士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保吾欲以
計撓之使少遲數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徧檄府縣言
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南贛

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

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檄書遺士竇養

正獎其歸順之誠令愆恩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

濠果疑與士竇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濠

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也

守仁起兵以是月十八日紀事本末系之庚辰與竇錄

今惟年譜言文成以十五日丙子至豐城間變趨吉安

十九日馳疏上變按丙子係十四日而十九日係辛巳

非庚辰也年譜干支錯誤又以七月干支禡之六月中

實錄初兵部尙書王瓊薦守仁巡撫南贛尋以平賊假
便宜提督軍務比宸濠反書開舉朝惴惴瓊曰諸君勿
憂吾用王伯安贛州正爲今日賊且旦夕禽耳未幾果

如其言

攷異文成以是月十五日至豐城間變卽趨吉安蓋與文定議討賊也而實錄所載謂守仁勸

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將屆取道往南昌賀之會大風舟不得前行至豐城間變遂載小艇潛迹還鎮及至吉安定請發兵守仁初不許既深然之乃檄各郡邑起兵云云此皆修武宗實錄之誣詞故明史不取今悉据本傳書

己丑宸濠兵圍安慶

秋七月壬辰朔宸濠統兵

發南昌先是濠將發聞王守仁等在上流起兵乃遣涂欽竝賊首凌十一等領兵爲前鋒而自留居守既聞守仁兵尙未集乃與李士實劉養正謀留兵付宜春王拱楸內官萬銳等及降官胡濂劉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使守城而自引兵東下選護衛及所鳩賊兵市井惡少及脅從之衆合八九萬人聯舟千艘將行祭天奠

牲几折牲覆于地又僞封宗室宸璽爲九江王使前驅
舟始發雷雨驟作瀆震死觀者皆知其不祥也 丙申
謫御史張文明爲電白縣典史初文明諫北巡不納及
朝行在諸權倖隨駕者文明復裁抑之所需多不從太
監張忠因譖之于上復摭它事執繫京師下詔獄是年
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上將親鞠
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命釋之尋有是謫 甲辰宸濠反
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
南巡遂傳旨言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卽令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兵征勦命安邊伯

朱泰爲威武副將軍帥師爲先鋒大學士楊廷和等力
阻不聽 巡撫都御史王守仁起兵于南贛先是守仁
傳檄四方諸軍漸集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利在速
戰今逆尙在南昌非其時也我師遷延不發示以自守
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搗其巢穴彼必悉
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至是聞濠果出
傳檄勤王時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
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
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先後赴軍而御
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所

往或謂宸濠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聞濠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彼既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逆相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于中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腹背受敵非計也不若先攻南昌逆賊志在東下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可一鼓破也彼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遣兵自救比聞南昌已破喪膽奪魄首尾牽制此成禽矣衆皆曰善 丙午宸濠攻安慶不克先是都督僉事楊銳與知府張文錦指揮崔文

等禦之江上見賊勢熾收兵入城誓以死守令軍士鼓
譟登城大罵之圍十餘日濠至泊黃石磯躬自督戰令
軍士運土填塹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多死傷者濠慚憤
語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尋遣僞僉事潘鵬
諭降鵬遣家人持檄至城下銳手斬之支解其尸以徇
濠乃引兵去銳復遣兵襲擊敗之方濠之謀逆也瑞州
知府宋以方修城募兵濠忌之又以微索不應遂迫鎮
守劾繫南昌獄將東下脅之降不可械舟中至是兵敗
問地何名舟人曰黃石磯江西土音則王失機也濠以
爲不祥斬以方祭江遂行

攷異濠兵攻安慶在四月己丑是月丙午解圍去故實錄

以爲凡被圍十八日而解者是也計濠發南昌在
是月朔丙午十五日正濠抵安慶時也今據實錄

戊

申王守仁師至臨江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
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佘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
鄒琥安吉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
李楫萬安王冕甯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
三十萬已酉次豐城以伍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
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
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櫟等宮人多焚死軍士
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
室人心乃悅

旣異文成平宸濠事明史本傳及諸王傳
記其月日皆有干支雖實錄不具載而證

之章錄紀事本末參之年譜無不賅合至于克南昌
後掠之事實錄所載至于積尸橫路雞犬不鳴未免過
當故不但明史刪之卽憲章錄諸書亦不載也今
所記克南昌木末悉据明史本傳書之爲得其實 乙

卯伍文定等敗宸濠于黃家渡守仁克南昌居二日遣
文定與邢珣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邀宸濠而使胡堯
元等設伏以待曾濠還兵遇于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
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及余恩乘之德孺與
徐璉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
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官以次復二郡丙辰
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文定親督官軍殊死戰身
犯矢石火燎鬚不爲動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

陣悉出金寶犒士 丁巳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
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濠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

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楊璋等皆就禽士實養正死

于獄中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攷異明史所載守仁文定兩傳月日皆與實錄符惟

實錄以惡晉溪遂及文成又以忌文成之功遂及文定等因言軍中爭攘濠積文定所獲以數十萬計徐璠那珣謝源伍希儒亦各數萬惟戴德孺一無所取此豈非仇口語乎今皆不取茲增識之。士實養正之死實錄亦載之是月惟言守仁與養正交比就禽養正猶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通令引決傳首京師又言守仁自南昌還養正母喪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伸于其母云云王弼州史乘攷誤辨之以爲朋友之情瘞其母可也祭而重之以文則不可今按葬母祭文一事亦見年譜中以非

正史故
不錄

是月兵部尙書王瓊等給事中汪元錫御史
吳閏等皆諫親征不報御史陳察復以爲言得旨罰俸
一年再有犯顏來奏者治以極刑不宥 八月壬戌命
江彬提督東廠兼錦衣衛彬具疏辭不允優詔荅之時
張銳居東廠錢甯居錦衣衛而彬又兼之自是中外大
權皆歸于彬矣 己巳命太監張永提督團營及宣府
北路官軍贊畫機密重務兼覈勘宸濠反逆惡黨及改
逆効順者卽于軍門奏請處分仍查覈宮眷庫藏 乙
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請以宸濠謀逆詔告天下並條陳
寬恤事宜從之旣而寬恤之詔竟寢不行 上將親征

命草威武大將軍制又欲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竝下
內閣楊廷和不可曰朝廷親征奉行天討誰敢云差遣
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近聞逆濠移檄方以失政爲名
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邪上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尙書
劉春理誥救以廷和私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
不許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上乃

罷彬副將軍但傳旨以威武大將軍敕行之癸未車駕

發京師命廷和及毛紀居守梁儲蔣冕扈從

致異廷和
不肯草敕

遂有廷推切責之事此見明史本傳而据高氏鴻猷錄
但云廷和辭疾而以力辭草制歸之梁儲一人又言儲
不肯草制上乃自稱之不復言草制彬亦罷副將軍而
薛氏憲章錄又增入更命廷和草之之語楊慎丹鉛錄

辨草制出自梁儲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其
下焉可証也王弇州信其說以爲梁儲果有抗顏直諫
之事苗爲生平第一節何以楊文襄于墓志一字不及
然則草此敕者甯非梁公耶不然將爲毛文簡也予謂
薛氏言梁儲不肯草敕而廷和草之固非卽丹鉛錄謂
其父不肯草敕而梁儲草之亦非也二公皆非草敕之
人廷和兩次引疾卽其不肯草敕之張本而至于十三
年草鎮國公之敕廷和在告梁儲毛紀泣諫豈有前諫
至于泣而南巡無一語亦必不然故高氏之歸美梁儲
雖不足信而其言竟罷草制及彬副將軍此得其實若
升菴謂梁儲草制有敕書稿簿撰人姓名可攷然廷和
是時引疾則內閣姓名自以梁儲爲首未可以此定儲
之獨草也弇州又引楊文忠行狀謂公不肯草敕因言
朝廷親征誰敢云差遣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云當
中官傳旨來內閣閣臣必有詞以折之此數語似是紀
實而至于下文謂上復遣蕭敬等來以阻撓軍機脅之
不爲勤迨敬等相率跪拜仍不從敬等知不可奪乃去
遂有八月十九日因廷推切責之事此似亦升菴歸美
其父之語與高氏薛氏之歸美梁儲皆有私意惟明史
于楊梁二傳寥寥數語是亦不信兩家之說可謂斟酌

盡善詞意謹嚴今所叙仍据本傳推參用行狀朝廷親征以下四十四字

丁亥車駕次涿

州王守仁捷奏至且諫親征其畧曰臣于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擣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禽逆黨盡獲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此逆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亾廣播奸細臣下之奏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禽法宜解赴軍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有意外之虞臣死有遺憾矣疏入上秘不發大學士楊廷和等馳請

班師梁儲蔣冕等亦以爲言皆不省紀而守仁捷奏之本

至諸書皆云駐蹕良鄉則去京師僅七十里也實錄無

發京師至涿州日分但云戊子至保定疑中間有漏脫

也車駕以癸未發京師涿州去京師僅一百四十里五

日始至而保定去京師三百五十里安能以至涿州之

次日遠抵保定本紀謂丁亥至是月上至保定府攷

涿州亦恐未確今據書之俟攷

據實錄書戊子今依本紀丁亥至涿州則至保定當在

月終也實錄于九月書駐蹕保定府則以前月至保定

矣明九月壬辰朔上駐蹕保定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

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糧主事皆侍宴行酒上與符爲藏

闔之戲符探得闔上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癸巳上發

保定

戊戌車駕至臨清方上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

約以玉簪召上過蘆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

約以玉簪召上過蘆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

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往于是上復自臨清北
 行乘單舸晨夜疾趨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從官無知者
 凡往返者踰月于是巡按山東御史熊相亟馳疏言陛
 下挾一二親倖單舸微服野宿宵行萬一不虞如太后
 何如宗社何昔漢文帝忽于馳坂之險以袁盎之諫而
 止元帝不畏從舟之危以薛廣德之諫而罷陛下之爲
 是行亦危且險矣伏望思垂堂之戒嚴警蹕之儀天下

幸甚清軍御史劉狎亦以爲言皆不報

攷異車駕至臨
清明史本紀不

載史稿次之癸丑證之實錄帝以戊戌至臨清因遣人
召劉姬往返十五日至癸丑乃回舟而北踰月始返也
史稿蓋据其發臨清之
日書之耳今据實錄

丁未王守仁械宸濠將獻俘

至杭州授太監張永初守仁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奸諛
諸嬖倖恨甚及事平又欲相與媚功且懼守仁發其罪
競爲蜚語謂守仁初與宸濠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
欲令縱宸濠湖中待上自禽之于是命太監張忠安邊
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守仁乘其未至俘宸濠發南昌
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
書請獻俘止上南征上不許至是行抵錢唐遇永永時
提督軍務在忠泰上而故與楊一清除劉瑾天下稱之
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之擾
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

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聞上將至淮

揚復自杭州趨京口

國典文成獻俘以是月丁未至杭州付張永此據實錄也年譜謂其

壬寅發南昌六日而至疑發南昌尚在壬寅前今據實錄至杭州之月日記之至張永之行亦是邀守仁令回江西而實錄謂守仁攜家而還永潛遣人邀其輜重守仁懼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結焉此亦修實錄者誣詆文成之詞今據

明史本傳

冬十月戊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請班

師且言時享已過而瞬屆冬至朝賀及十二月省牲正

月南郊大禮所在曠廢非宜請乘輿速返以順天意而

協人心扈從之梁儲蔣冕等亦以爲言計自乘輿發後

累疏數十上皆不省 壬午上發臨清 甲申御史謝

源言逆藩宸濠謀爲不軌久矣當時固有先事折其奸

謀而反爲中傷者在今日尤宜錄其功如大學士費宏
及其弟編修案之去以沮復護衛也布政使鄭岳之爲
民以不遂侵求也副使胡世甯之謫戍御史范輅之褫
職以發其奸惡也此五臣者其明能逆料于逆謀未露
之前其枉尙未白于大害旣除之後伏望召還諸臣復
其官秩以爲忠義之勸御史伍希儒等亦以爲言且請
起都御史俞諫皆下其章予所司 十一月辛卯朔車
駕過濟甯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自徐州順流而下
乙巳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時上巡幸所至捕
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鸞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

漁于清江浦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揚等處文武官
迎送車駕皆戎裝步行而江彬不時傳旨徵索旗牌官
拷縛郡縣長吏有如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
備成國公朱輔見彬長跪總兵官鎮遠侯顧仕隆稍不
爲屈彬數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傳上旨索
鷹犬珍寶古玩民皆惴惴不敢詰近淮三四百里間無
得免者 壬子冬至車駕駐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
朝賀于張陽第 丁巳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
幸總兵官顧仕隆第 羈管太監錢甯于臨清密遣人
繫其家屬以通逆濠事發也先是上將發京師留甯居

守甯恐離上左右爲人所發乃求扈從許之江彬素與甯爭寵至臨濟進問因止甯董皇店役彬于途中遂盡白其通濠狀上大怒曰我固疑之黠奴乃敢爾邪時將渡淮遂令卽所在繫之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它珍玩財貨不可勝計初甯之通宸濠也樂人臧賢主之上將發京師事始洩杖之午門詞連甯及發遣甯遣人殺之張家灣欲以滅口也

及吳憲章錄是年七月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秦用盧明錢甯臧賢俱下獄

甚詳蓋附逆諸人惟臧賢下獄最先錢甯次之其餘中官如盧明等及尙書陸完之下獄皆在十五年十一月

据弇州攷證蕭敬則竝無下獄事也今据正史分書之

已未上至寶應漁于汜

光湖 是月王守仁自京口復返南昌

成興年譜言文成趨京口大學

士揚一清止之楊家京口也據此則文成至京口始返而紀事本末則云以宸濠付張永乘夜度浙江過越還江西誤也過越則必歸省年譜不應漏脫證之明史本傳亦云身至京口而年譜記其自湖口返省則由大江取道非由浙河明矣惟楊一清之沮年譜載之明史王楊二傳皆不見今不取

先是守仁至京口欲朝行在會上命守仁巡撫江西乃自大江取道還

是時張忠許泰等已先至恨失宸濠執知府伍文定縛

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等天

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讐罪當斬忠益怒推文定

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忠泰必欲誣守仁與宸濠通詰

責濠左右皆言無有嚴詰不已曰獨嘗遣弟子冀元亨

詣宸濠論學耳初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濠以語挑之佯不諭獨與之講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濠亦愧服至是忠等聞其事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乃械送京師詔獄比守仁至故縱京軍犯之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于道必停車慰問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爲內應可按籍稽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

懽呼忠泰氣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
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等不
得已乃班師 十二月辛酉朔上至揚州先是江彬謀
奪富民居爲威武大將軍府知府蔣瑤執不可彬閉瑤
空室挫辱之脅以上所賜銅瓜不爲懾太監吳經矯上
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洵洵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
門逃匿不可禁瑤詣經懇免磨之去忽夜半遣騎卒數
人開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如白晝經徧入人家
猝婦女出破垣毀屋必得乃已尋以諸婦分送尼寺寄
住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斂自是諸婦家皆以

金贖乃得歸會上漁獲一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以昇
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
惟此上笑而遣之府故有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
徽宗北狩此花已絕今無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
非揚產上曰苾白布亦非揚產邪瑤不得已爲進五百
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要求無所不至徵瑤民且重
困云 壬戌上以數騎獵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
數出漁獵以劉姬諫而止總兵神周奉旨至泰州取鷹
犬城中騷然 丙寅免河南開封等府被災四十五州
縣秋糧 辛未大學士梁儲蔣冕以郊祀期近請返蹕

先是傳旨以郊祀不及欲暫于南京行禮儲等言郊禮犧牲制帛等項皆須先期備辦嚴謹督視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且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竝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旣不可除去仁祖配位又不可增設太宗配位事體重大臣等尤不敢妄議時上欲藉以緩班師之期諭議再四儲等力陳不可事遂寢 戊寅上閱諸妓于揚州撫按官具寡邾之令折價以進己卯至儀真時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猪一時屠殺殆盡 免大名真定順德三府被

災十一州縣稅糧 癸未漁于儀真之新闢命江彬祭

告大江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

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乙酉車駕渡江丙戌至南京

發異憲章錄書至南京于十月紀事本末又系之九月

未見實錄也若以南京爲南畿之通名則武宗十月方

發臨清冬月朔始過濟甯實錄所記月日皆詳計其至

南京已在十二月下旬明史本紀及三編皆據實錄今

從 是歲土爾番求通貢許之哈密都督舍音和珊卽

亦虎仙 繫京師獄至是減死遂貢緣錢甯與其壻得入

見前卷 豹房侍上左右悅之賜國姓授錦衣指揮扈駕南征

明通鑑卷四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九

起上章執徐盡重光
大荒落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上在南京詔百官戎服朝
正旦尙書喬宇不可率羣臣朝服賀江彬索諸城門鑰
宇語都督府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
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乃已彬跋扈甚惟宇與應天
府丞寇天叙挺身與抗彬爲之稍斂 癸巳改卜郊先
是禮部奏以是月八日行南郊大祀至是以車駕未還

傳旨本年郊祀改卜二月上旬丙申諭行在閣臣以宸濠將至議處分梁儲蔣冕請如宣德間親征漢庶人例罪人既得卽日班師還告天地宗廟下廷臣及各王府議其罪不納械太監劉瑯畢真及廖鵬之子鎧下錦衣衛獄言官發其通逆濠狀也丁酉立春上迎春于南京仍備諸戲劇如宣府故事辛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近欽天監改卜二月十三日郊祀又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神主祔廟亦在二月十日此禮皆皇上所當躬自舉行者今日期漸近內外人心不勝懸望伏乞早迴乘輿不報甲寅免南直隸鳳淮揚三府徐滁和

州所屬被災州縣稅糧以去年淮揚大饑人相食也

戊午免湖廣武昌安陸等十五府被災稅糧 復械太

監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璵等皆繫
錦衣衛獄與畢真劉瑯同俟宸濠至日鞠訊定擬 是

月王守仁被召至蕪湖得旨仍返江西張忠等讒之也

初張永自杭州復械宸濠至江西留數旬偕張忠許泰
等歸永見上極言守仁之忠而忠泰等嫉紀功給事中
祝續御史章綸等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一日忠
泰復讒之于上曰守仁在杭州竟不赴行在陛下試召
之必不來永遣急足先告守仁守仁聞召不退食卽與

循行比至蕪湖忠泰仍沮之不令見守仁乃入九華山

日晏坐僧寺上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聞召卽至

何謂反永復傳上意令守仁還鎮重上捷音乃返政異

明史本傳三編系之閏八月日中據其重上捷音及受

俘之月日也實錄自守仁至杭州以宸濠付張永後凡

數月不及文成一字故弇州以爲修實錄者忌之是也

摺憲章錄文成聞召至蕪湖而返系之正月而年譜所

載亦云趨至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護沮 二月庚申朔

不得見其爲忠等尼之明矣今據增入

上在南京 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宣府報寇警

稱有萬騎自威遠東行京畿逼近去年冬白羊口所獲

奸細皆云使探聖駕消息乘機深入不可不慮伏乞乘

輿亟歸以防寇患不報 大學士楊廷和等請罷養豕

及宰殺之禁不報 己巳孝貞太皇太后大祥遣壽甯
侯張鶴齡祭茂陵其神主祔廟日期令改擇 三月己
丑朔上在南京 戊戌清明節太常寺奏陵寢祭牲已
有定制豕爲必用之物請池其禁從之 辛丑大學士
楊廷和等以郊期屢更嫌于褻玩又瞬屆廷試之期御
殿傳臚不宜無事曠廢乃玉音屢下而返駕無期恐非
所以示天下梁儲蔣冕及禮部尙書毛澄六科給事中
邢寰十三道御史唐符等相繼上疏皆不報 夏四月
戊午朔上在南京 己未振淮揚等府饑時巡撫都御
史叢蘭巡按御史成英以振濟不給爲言請截留蘇松

漕運十萬石及輕齎銀七萬二千餘兩鳳陽揚州儲庫
事例銀六千一百餘兩備振從之 甲申大學士梁儲
蔣冕言臣等自去年八月隨駕而南罪人斯得今宸濠
解至又兩月餘矣比夏令已深天氣炎熱不時暴風作
或將賊船漂沈或值賊衆病斃則陛下此行櫛風沐雨
越江涉湖徒勞無益何以祭告郊庶詔諭臣民邪且因
討罪而廢大祀天地之禮又廢太皇太后升祔之禮以
至殿試傳臚朝覲考察之期無不違誤竊恐陛下必有
不能自安者伏乞振旅早還以順天意而悅人心南京
六科給事中孫懋十三道御史蔣亨等亦以爲言皆不

報 五月戊子朔上在南京 辛丑以水旱災免南直

隸甯國池州太平安慶四府所屬州縣稅糧 壬寅都

御史王守仁奏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爲壑舟行于閭巷

民棲于木杪室廬漂蕩烟火斷絕爲數十年所未有非

常之變厥咎在臣因自陳四罪請賜罷黜下其章于所

司預異語見實錄據年譜亦系之五月惟實錄言守仁

取自負其功以爲人所抑故上此奏亦誣語也今不 六月丁巳朔上在南京駕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

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

欲爲逆云 癸亥大學士梁儲蔣冕言近南京錦衣衛

重囚反獄隨捕未獲臣等竊以重囚在監尙且逃逸今

反賊宸濠并逆黨船泊江上舳艫相銜助逆奸細豈無
潛匿踪跡往來窺伺潛蓄異圖者使聞反獄之變萬一
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何以禦之伏乞早迴乘
輿以消未形之患不報 甲申兵科都給事中汪元錫
等言陛下臨幸南都踰年不返隨行人馬不下數萬供
億之費連及數省陛下不及知也姦宄之徒詐充官校
陵虐有司索騙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在外妻孥隔
絕不諳風土客死道旁陛下不及知也少女老婦充牣
離宮苦雨淒風多成怨魄陛下不及知也夫天下可恃
者理也不可恃者勢也易見者形也難見者幾也陛下

不以宮闕爲重專事遠游欲望久安長治豈可得哉不
報 是月以陳金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丁亥朔上在
南京 辛丑大學士梁儲蔣冕等言陛下駐蹕南京欲
乘秋後獻囚振旅而近數日來遠近惶惶或至夜間爾
我相傳以爲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常不自安及行
質問則又彼此推託莫知所自竊惟聖駕所經萬靈擁
護豈宜有此或者因郊祀未舉席祭未親太皇太后升
祔未行祖宗之心容有未安在天之靈以此警動陛下
未可知也南京科道官亦以爲言皆不報時行在有物
若豕首墮上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

情益驚故儲等云然 是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王
守仁重獻捷于京師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
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張忠等讒乃已 八月丙辰朔
上在南京 癸未免江西稅糧 上之南巡也在京之
大學士楊廷和毛紀行在大學士梁儲蔣冕前後諫請
班師疏凡數十上皆不省及是守仁捷書至儲等復動
以危言于是始有還意而羣小猶欲導上游浙西泛江
漢儲冕益懼復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上遣人
取疏入諭之起儲等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上不
得已許不日還宮乃叩頭出 上之南巡也江彬縱其

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大恐時知府武進知縣咸入
覲推官張曰翰兼轄府縣印召父老約曰彬黨至若等
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以待已彬黨果
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
可陷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卽欲具芻秣亦
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翰卽
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束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
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翰登已舟先發自以小舟尾
之彬黨果大至索曰翰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
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翰遂免彬亦

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閏月丙戌朔上
在南京 癸巳受江西俘上欲自以爲捷命設廣場戎
服樹大纛環以諸軍令釋逆濠等去桎梏伐鼓鳴金而
禽焉然後置械行獻俘禮 丁酉上自南京返蹕是夕
發龍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于江口癸卯自瓜州濟江
登金山遂次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樂飲兩晝夜賦
詩賡和以數十又徧覽一清所藏書籍取冊府元龜二
百二冊以歸先月致仕大學士靳貴卒至是上幸貴第
臨其喪取冊府元龜以進則據實錄增也惟傳言一清
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之行實梁儲等挽回之力傳中
駕時有此諫耳然江浙之行實梁儲等挽回之力傳中

所載恐亦後人歸
美語耳今不取

庚戌上發鎮江宿望江樓癸丑至

揚州 九月乙卯朔上駐蹕揚州戊午發揚州庚申至

寶應復漁于汜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進貢物不得以
鐵組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扈駕至臨清
而返 辛酉上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
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先是
有司治故尙書金濂第至是遂幸之 丙寅上至清江
浦復幸張陽第己巳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
爭入水掖之出自是遂不豫 丙子上至東昌戊寅至
臨清是日萬壽節百官稱賀于填守太監第 是月以

水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所屬州縣夏稅又以旱災免陝西鞏昌臨洮二府及蘭州甘州等衛夏稅

冬十月庚寅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上之北還也每令宸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召勲戚大臣議宸濠獄時上久駐于外京師洵洵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毛紀等請還大內然后獻俘誅宸濠不納羣臣請如宣德間處置高煦劄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敕天下諸王議罪乃明正以法亦不聽至是用江彬言命治交通宸濠者罪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赴行在先是中官張永至南

呂搜逆濠籍得完平日交通事上之大怒還至通州執完竝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完至通州錢甯畢真劉瑯劉璟廖鵬齊佐王準王璣等皆先完就執甯之通濠也江彬盡發之真始填守江西與濠親厚濠爲出貲資緣改浙江及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倡言甯世子來取浙浙中大震三司及府縣官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甲以俟遂不得發瑯守備南京欲自託于濠遣弟璋事之比閩濠舉逆聚家丁百餘攜火礮軍器欲爲濠應事洩乃已璣璘皆與濠通貨賂佐準則濠婿也至是鞫訊皆服而上以完大臣甯素所信任顧負恩通逆尤恨之

欲寘之極刑皆命裸體反接揭其姓名于幟襍俘囚中
列凱旋前部以行 逮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
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璽陳喜及監察御史張鰲山河
南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皆以通宸濠有迹
也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餽送姓名徧
于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以千計李士實疑其太費濠
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
之張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旨司禮太監
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十二月甲申朔
上在通州 己丑宸濠伏誅先是有旨召皇親公侯駙

馬伯內閣府部大臣科道官俱至通州治宸濠獄至是
列其罪狀上之竝同逆之宗藩拱樞等皆論死下令從
輕賜自盡仍焚弃濠尸是時江彬欲亟治宸濠獄竣勸
上復幸宣府仍上言臣奉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禽宸
濠及其逆黨十五人乞速正典刑上乃下詔褒賜鎮國
公次及彬歲加祿米百石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將欲西
幸會上體憊甚左右力請還朝越三日乃返京師 甲
午車駕還京師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
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犖道東西生者標其
姓名死者懸首于竿皆標以白幟凡數里不絕上戎服

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識者以爲不祥云 以親征凱旋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勛祭告天地太廟社稷 丁酉大祀南郊初獻上拜疾作嘔血不克成禮遂還齋宮踰宿乃入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傳旨免宴 庚子免四川保甯順慶二府被災州縣稅糧 丙午免陝西西安府所屬被災州縣秋糧又以霜災免山西行都司並大同府所屬衛所州縣秋糧 是月改王瓊爲吏部尙書 是歲佛郎機使者在京師上之南巡也其使火者亞三賁緣江彬得入豹房侍

上左右上時學其語以爲戲于是御史邱道隆請責令還滿刺加壘土方許朝貢又御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尤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物不問何方來卽取貨致番舶不絕于海滋蠻人襍沓于州城禁防旣疎水道益熱此佛郎機所以乘機突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京師者疏下禮部議從之已亞三從駕入都侍上騎甚居會同館見提

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江彬大詬曰彼嘗與天

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明年彬敗亞三始下吏自言本

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絕其朝貢

國傳實錄系之是

年十二月與傳合今增系之是年之末

四川芑部隴氏亂初芑部土舍

隴壽與庶弟隴政及兄妻支祿爭襲仇殺所部夔蠻阿

又礫等乘機倡亂流劫事聞命鎮守中官會撫按官捕

治至是貴州參政傅習都指揮許詔督永甯宣撫司女

土官奢爵等討禽阿又礫等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

事乃定

十六年春正月乙卯以旱災免淮鳳揚徐二十三州縣

及長淮等十三衛稅糧 庚申以旱災免陝西西甯洮

州二衛稅糧 癸亥以上不豫改卜郊 癸酉刑科給

事中顧濟言人情之至親而可恃者莫如子母室家陛下久居在外兩宮隔絕至情日疎今復聖體違和所恃以爲安者何人哉昔漢高帝以病卧數日樊噲排闥直入且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今羣臣之中豈無樊噲之憂但拘于形迹不敢盡言伏願慎擇近臣如內閣宮坊並府部寺院科道等官輪日各一二員更番入直凡起居動靜皆令與聞膳羞藥餌必令檢點或時賜召對以通下情其餘淫巧雜伎傷生亂德之事一切屏去

則保養有道聖躬不患不安矣不報 是月以兵部侍郎王憲爲本部尙書代王瓊也憲時從幸黨于中官至是廷推居末內批特擢用之 二月甲申朔上以疾不視朝 庚寅疾不果郊 己亥巡撫雲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討雲南苗平之初雲南彌勒州十八寨阿勿阿寺等交納甯州土舍祿氏爲居民害都給事中劉洙屢以爲言命孟春及巡按御史陳察會填巡官軍進兵禽寺斬勿俘其黨千七百餘人至是以捷聞並奏請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從之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各處地方水旱相仍災異迭見歲賦錢糧小民拖

欠各邊軍士奏請餉需殆無虛日欲徵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其畿內州縣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盜賊千百成羣白晝劫掠若不早圖拯救厚賜寬恤則將來事勢有大可憂者陛下近日聖體漸康乞將前項詔書早賜頒降以慰四海雲霓之望不報

刑部員外郎周時望言聖體違和輟朝累月天象變異人心憂皇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建立國本以杜邪謀御史王琳主事陸澄陳器亦以爲言俱不報 是月寇犯威遠松山等堡軍士陳玉死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庚申傳旨改西官廳爲威武團營以西官廳監

督太監張忠及江彬等提督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營操
練令別闢團營教場彬矯旨也于是六科給事中汪元
錫十三道御史張仲賢等言別置教場拓地則不免侵
民廬墓興工則不免費官財力且威武團營旣爲陛下
自將則泰等不過犇走麾下乃概加以提督之名不已
僭乎兵部亦以爲言不聽命團營官軍暫卽五軍營教
場操練其團營教場令所司亟相度以聞 乙丑大漸
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爲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
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謨非汝曹所能預也
丙寅帝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

三編

御批曰武宗爲宦官所誤至于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
回顧生平不憚引爲己愆而于羣小則特明其無預
武宗固盪惑滋深亦不應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
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
恐朝臣追論其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爲解免之由豈
足爲憑信哉

是日太監張永谷大用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遂殯
遺詔先是司禮中官魏彬以帝無皇嗣至內閣言國醫
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大學士楊廷和心知所謂

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至是帝崩永大用至內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易之今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廷臣一如內閣請遂定策遣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及中官谷大用韋彬張錦奉遺詔迎興世子厚熜入嗣皇帝位故事奉迎當以內閣一人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梁儲老或憚行乃佯惜之儲奮曰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老辭遂與

禮部尚書毛澄偕光祚等行廷和又以遺詔令太監張

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

振于是事大定

攷異專見明史楊梁二傳與實錄所載同惟實錄言定策時吏尚王瓊以己不

預騰聲排掖門入三編目中亦采之而明史廷和及瓊傳皆不具按修實錄者處處指摘晉溪不過爲新都修報復耳定策事由內閣非銓除之比且新都是時密議禁中方忌晉溪之生異議而謂遠洩之于瓊必不然矣傳中刪此數語似有斟酌今從之

罷威武團練營諸邊兵入衛者俱

重賚散遣還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衛哈密

土爾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

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

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
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 戊辰頒遺詔于
天下 庚午以皇太后懿旨下江彬神周李琮于獄彬
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琮勸彬速反不勝
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詭稱疾不出陰布腹心衷甲
觀變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彬稍安乃出
成服于是廷和謀以太后懿旨捕誅彬遂與蔣冕毛紀
及司禮中官溫祥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
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
與彬祥及它中官張銳陳嚴等爲言江彬反狀以危語

脅之魏彬心動惟銳力白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晁曰
今日必了此乃臨巖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太
后良久未報廷和晁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蓋
是日上坤甯宮脊吻遣彬與工部尙書李鐸行禮彬吉
服入衆不得從祭畢張永以計留彬鐸共飯于宫外會
懿旨令收彬彬覺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
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
拔其鬚且盡有頃周琮亦縛至琮罵彬曰奴早聽我豈
爲人禽既下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
他珍寶不可勝計 甲戌奉太后旨遣太監溫祥孫和

惠安伯張偉兵部右侍郎楊廷儀領官軍三千人迎護
嗣君 夏四月癸未興世子發安陸 辛卯禮部奏遺
詔以日易月是日當除服今新天子未至宜勿除懿旨
從之 癸卯興世子自興邸至京師止于郊外有議用
天子禮奉迎者尙書毛澄曰今卽如此後何以加豈勸
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乃具儀請如皇太子卽位禮世
子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
廷和請如禮臣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
極不允會皇太后趣廷臣上牋勸進乃卽郊外受牋是
日日中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几

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卽皇帝位頒詔天下言奉皇
兄遺詔入奉宗祧以明年爲嘉靖元年大赦天下卹錄
正德中言事罪謫諸臣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自正德
十五年以前逋賦悉免之 上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
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爲安及上卽位廷和草
詔自卹錄蠲租外凡先朝蠹政釐剔殆盡所革錦衣內
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
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朝野僉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
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

百人衛出入 甲辰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大行皇帝大
喪成服已畢伏望皇上以宗廟社稷爲重少節哀情于
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
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澄等
具上儀注曰本月二十七日上服衰服御西角門視事
文武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奉慰禮二十八日以
後如之至五月十八日遵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
十九日後合依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
冠麻布袍要經御西角門視事俱不鳴鐘鼓文武百官
仍素服朝參至百日後變服如常制曰可

致異此據實
錄徐氏讀禮

逆致亦据之以爲世宗服二十七日如子爲父之服以爲滿武宗之謚按武宗以三月丙寅崩至此已過二十七日之期此以世宗入京師至喪次成服計之故以五月十八日爲二十七日之期世宗初入惟此一議最爲得禮諸書不載今據增 丙午遣使奉迎母妃蔣氏于安陸 召

費宏復入內閣宸濠既敗諸言事者屢請起宏不報至是始召之加少保入輔政茲復其弟采編修官 戊申

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時上卽位甫六日于是禮部

尙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授之曰此足爲典據矣澄稱善 己酉下尙書王

瓊于獄瓊自構彭澤于錢甯中以危法又陷雲南巡撫

范鏞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于獄中外多畏瓊而

大學士楊廷和亦以瓊所誅賞多取中旨不關內閣弗能堪至是言官交章劾之繫都察院瓊疑出廷和指力訐廷和上愈不直瓊下廷臣裸議坐交結近侍律論死瓊疏辨減死戍邊 是月戶部尚書楊潭兵部尚書王憲罷工部尚書李鏐致仕 五月乙卯罷雲南大理銀礦 丙辰大學士梁儲致仕儲從上自安陸還給事中張九叙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敕馳傳遣行人護送歲給廩隸如制 戊午毛澄會諸文武羣臣六十餘人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

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王後興國又考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于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于孝宗爲弟于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

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
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于
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
世法議上上大愠曰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命再議

論曰天子諸侯有統而無嗣凡經史之言嗣者皆嗣
統之嗣非嗣續之嗣也繼統之義不可以倫序言故
春秋僖公不書卽位公羊傳曰繼弑君子不言卽位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注曰禮諸侯
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
衰又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言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杜注云臣繼君猶子繼父公羊傳曰譏
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注云曰後
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亦猶
祖也春秋之義後世議禮者皆宗之杜氏通典晉武
帝咸甯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爲後移太
常博士問應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三年例
又東晉康帝爲成帝之母弟入繼大統有司奏請一
周除服而帝深維君親相準名教之重遂終三年其
後哀帝嗣位于穆帝則大功昆弟而王琨江霽議禮
援春秋先禰後祖之義請于大行奠祭之文悉稱哀

嗣宋太宗之繼太祖亦兄弟相及雖以日易月亦行
斬衰重服故其後哲宗崩徽宗以弟嗣位太常寺請
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重衰若宗廟祝詞則當宋真
宗時禮官議稱太祖皇伯戶部尙書張齊賢謂天子
絕葶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請自今有事于太
廟則太祖竝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
稱孝子嗣皇帝此卽春秋祖閔公而禘僖公之例也
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繼武宗之統則當禘武宗而
祖孝宗楊廷和等乃舍歷代兄弟相繼之事是爲世
宗今日鐵證者概不之及而但引定陶濮議二事之

不相類者以爲據于是舍武宗而考孝宗又以興獻之于孝宗與濮王之于仁宗倫序相當因襲其稱濮王爲皇伯父者而稱興獻爲皇叔父不知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稱興獻爲皇叔父則夷之于臣下之列世宗之心必有所不安而至于舍武宗而考孝宗遂爲繼統不繼嗣者口實今觀世宗初入喪次舉行重服當日詔旨所命與禮臣所上儀注皆與古制不謀而合自廷和澄等議考孝宗一語遂起後來無限波瀾而以興獻爲皇叔父遂爲後來改孝宗爲皇伯父張本則甚矣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己未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壬戌以
吏部侍郎袁宗臯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
務宗臯由進士授興府長史上以藩邸舊臣甫卽位擢
至卿貳至是遂入閣 丙寅補庚辰廷試賜楊惟聰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申錢甯伏誅武宗時內臣得
幸豹房者甯爲首張銳張雄次之銳居東廠雄入司禮
監招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餽送各萬計次則張
忠屢以提督軍務昌功受賞于經首開皇店又于張家
灣宣大等處稅商權利怨聲載路額進之外皆爲已有
孫和謀領團營挾勢取賂劉養營造侵欺公私蠹耗劄

祥卯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賄銳雄繼賄錢
甯江彬扈駕巡遊與雄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婦女科
索民財甚于狼虎帝爲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
恨之至是言官交劾悉執送都察院鞠治 乙亥毛澄
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
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
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
頤之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
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

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
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上不從命博考前代典
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
改稱興獻王叔父者明太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于
叔父之上則凡爲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
大字于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與之並矣興獻
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
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
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
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爲非禮推尊之非莫詳于魏

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
不出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時廷和蔣晃毛紀復上言
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
賢莫若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
法二君疏皆留中不下攷異毛澄兩次上兩議皆在五
月明史本傳一書五月七日戊
午一書是月二十四日乙亥皆本實錄蓋是月王子朔
也三編系之四月日中蓋因詔議崇奉興王典禮牽連
並記耳惟日中上文漏去五月戊午四字而下文所謂
是月二十四日者乃五月日分也今据本傳參書之

論曰伯父叔父乃天子臣諸父而稱之之詞此經義
也故張璠之言曰陛下稱聖母爲皇叔母則當以君
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然則繼統不繼嗣之說豈

非乘其間而攻之乎至澄等謂加皇于叔父之上以示崇異不知皇亦大之稱而已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其見于特牲少牢者皆大夫士祭其宗廟之祝詞也若服間言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則庶婦尊其夫之所生者亦然然則皇考亦生我之稱而非至尊之號明矣且以伯叔稱其所生之父于古未之前聞卽後世士大夫之出繼者亦臨文不易其考妣之稱未有汰然夷之于伯叔之列者唐宋以來諸家之文集可證也世宗謂父母之稱豈可移易此實至性中語澄等此議不足以

動世宗之心又焉能關張璠桂萼諸人之口而奪其

氣乎

父母爲所生之專稱宋時政府已發此議詳具
明史攷證中至祭告署名姪皇帝則毛奇齡大

禮議辯
之最晰

是月復起孫交爲戶部尙書彭澤爲兵部尙書林俊爲
工部尙書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石珪爲吏部尙書珪
玠之弟也 錄正德中忠諫請臣陸震等死者加贈蔭
餘皆次第起用 詔內外諸官一遵舊制革其旗牌諸
物不許干預他事 遣使存問致仕大學士謝遷遷弟
迪起爲參議子丕復官翰林遷遣子入謝勸上勤學法
祖諸事優詔荅之 六月戊子江彬伏誅先是福建道

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太監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爲
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啟
衅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
四方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
姦黨得旨魏彬已有處分忠等從寬發充孝陵衛淨軍
既而給事中楊秉義復請亟治彬罪給事中徐景嵩吳
巖竝劾許泰張忠等得旨令錦衣衛執泰送都察院鞫
治而魏彬等仍寘不問于是雲南御史蕭淮等奏太監
谷大用邱聚張永等蠱惑先帝黨惡爲奸竝宜誅僂以
謝天下得旨大用聚降奉御孝陵司香彬永閒住時京

帥久旱江彬誅遂大雨而哈密舍音和珊亦伏誅惟許

泰張忠以夤緣貴近得減死戊邊時以偽除惡未盡云

致異明史本紀戊子上脫
六月二字今据明史稿增

乙未縱內苑禽獸令天下

毋得進獻

丁酉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 戊

戌振江西災 壬寅革傳陞僧道教坊官三百餘員盡

削內外金剛老及把總大管家各色名目 癸卯振遼

東饑 己酉停陝西織造絨服 是月以南京尙書金

獻民爲左都御史以陳金玉璟皆致仕也 秋七月壬

子進士張璠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

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

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
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
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
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
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
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
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
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
之宮中者較然不同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
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

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
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
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
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
帝後則以兄孫繼非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
然後謂之繼統也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庶於
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
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拒廷議得璵
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爲

之大駭

及異明史本紀書張璵上疏于是月壬子是月
辛亥朔壬子初二日也明史毛澄傳書八月庚

辰朔則七月之朔當爲辛亥而璉傳作七月朔不繫于支憲章錄書七月庚戌庚戌亦非七月之朔證之實錄六月壬午朔則庚戌乃六月之晦

今按本紀書壬子削去傳中朔字

癸丑詔自今親喪

不得奪情著爲令 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

却之 甲子召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于文華殿初

廷和授大禮議于毛澄曰有異議者卽奸邪當斬時璉

方成進士觀政在部與禮部侍郎王瓚言上入繼大統

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官南京至是璉

見廷議三上三却乃揣上意言之上銳意欲尊崇所生

屢召廷和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上指毛澄

等執奏如故及璉疏至上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廷和

曰秀才安知國家事復持入于是上召廷和等授以手
敕欲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
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朱鴻湯史
于光御史王溱盧瓊交章劾摠皆不聽攷異楊廷和等
封還手敕史稿

本紀連叙于壬子張應上疏之下證之實錄
召廷和等在甲子憲章錄明書皆同今据之

丙子革

錦衣衛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設者
凡十四萬八千餘人 丁丑甯津盜起轉掠至德平知
縣龔諒率吏民禦之力竭被害事聞贈濟南通判恤其
家 是月吏部尙書石瑄改掌詹事府典誥敕自羣小
竊枋銓政混濁玷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

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仍改故官

八月庚辰朔再命廷臣集議尙書毛澄等復上疏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于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爲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上不憚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皇妃誕生獻王竇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孝宗于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益篤疏入報聞是月以南京尙書喬宇爲吏部尙書 九月乙卯袁

宗畢卒宗畢初入閣以疾辭不允至是南踰四月亦無

所建白云 庚午葬毅皇帝于康陵 癸酉上母妃蔣

氏自安陸至通州先是下廷臣議奉迎禮尙書毛澄等

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上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

明東門又不可比母妃次通州聞尊稱未定止不肯入

上聞而泣欲避位奉母歸藩澄等仍執議如初上乃自

定議由中門入仍下廷臣前疏更令博采輿論以聞

攷異

蔣妃至京師明史本紀書之于十月壬午諡之毛澄等

傳蓋以九月未至通州故諸書皆系之九月癸酉是母

妃以尊稱未定故

久留也今從之 是月免山東山西被災州縣稅糧

冬十月己卯朔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

賈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蔣氏爲興獻后先是尊崇禮未定會母妃在通州又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爲它人子于是張璉益喜著大禮或問上之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既下毛澄等知勢不可已乃謀于內閣請以皇太后懿旨行之遂頒詔壬午興獻后至京師謁奉先奉慈二殿初欲廟見以廷議而止攷異明史本紀書追尊興獻帝后于是月己卯朔證之毛澄傳則云十月二日庚辰相差一日今從本紀又澄傳言稱興獻帝妃日興國太后與本紀稱興獻后者異按初封太后係興獻其改稱興國具見明年三月詔中本紀分書之是也今摺本紀毛澄等之考孝宗

也時兵部主事霍韜私爲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

韜上書力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是月韜上疏其畧
言廷議謂陛下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考之古禮則
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
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報是于所後者無稱爲父母文而于本生父母又無
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
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爲從祖宣爲從孫
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
而宣宗叔叔反謂姪爲父可乎是考之古禮則不合也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孟子言舜爲天

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是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位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欲強陛下重爲孝宗之嗣是孝宗有兩嗣子而武宗無嗣子可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獨不可以伯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而繼孝宗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于孝宗無所益而于興獻不大有損乎是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已而巡視松潘御史熊浹亦馳疏如韜言而是時興獻帝后

之稱已定俱下所司十一月庚戌復振江西災丁
已錄平宸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初上在興則深知守
仁平逆功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廷和以王瓊故銜
之廷臣亦多忌其功者乃託言國喪未畢不宜賜宴行
賞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以親老請歸省至是
論功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伯爵世襲歲祿一千石
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云 甲戌乾清宮成上入居
之御史鄭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六是宮八年營構二
且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遣羣小節宴遊以防一朝之
患重妃匹廣繼嗣以爲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

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
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
上嘉納之時上方欲加興獻帝號本公力言不可然不

能用罷廣西貢香論各填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悉

罷之是月收修武宗寶錄十二月己丑復傳諭興

獻帝后皆加稱皇字內閣楊廷和封還手敕尙書毛澄

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皆不納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毛澄

傳云十二月十一日己丑蓋是月己卯朔也今據之初宸濠謀逆于南昌守臣

死事之最烈者巡撫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濠既禽之

明年守臣上其事于朝不報至是歲上卽位追贈燧禮

部尙書謚忠烈達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明年改元復加
贈達禮部尙書竝祀南昌賜祠曰旌忠又追贈參議黃
宏太常少卿主事馬思聰光祿少卿竝配享旌忠祠燧
生有異質兩目燦燦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
起凡數日達當事急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
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甯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達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卽爲文易服哭
人恠問故曰副使必吾兒也南昌吏民見天變亟走收
兩人尸尸未變黑雲護之蠅蚋無近者伍文定起義兵
于吉安設兩人木主于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宸濠已

禽燧子堪率兩弟擗陞扶櫬歸兄弟廬墓蔬食三年服除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達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就廕語人曰吾父死乃因之得官忍就蔭邪痛哭不能仰視二家子孫孫氏最貴顯許亦能傳其家云 方宸濠之謀爲變也西江士民受害者不可勝紀初遣闕校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強不附者有萬木鄭山俱新建人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入村二人執之積輩張睢陽席前縛人馬生焚之濠黨不敢犯二人飲江上爲盜凌十一所通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兄模

嘗捐粟佐振宸濠捕模索金楠代往脅之不屈被掠死
同邑宰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
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
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
中宸濠兵過吳城景恩弟景允以三百人邀擊賊賊分
兵焚劫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